

《聯合文學》



野半島

Wild Malaysia

鍾怡雯 著

鍾怡雯寫作以來，最情意殷殷而魔幻神奇的生命之書。

時間和空間拉開距離。因為離開，才得以看清自身的位置，

在另一個島，凝視我的半島，凝視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

疏離對創作者是的，疏離是創作的必要條件，

從前在馬來西亞視為理所當然的，那語言和人種混雜的世界，

此刻都打上層疊的暗影，產生象徵的意義。

那個世界自有一種未被馴服的野氣。當我在這個島凝望三千里外的半島，

從此刻回首過去，那空間和地理在時間的幽黯長廊裡發生了變化。

鏡頭一個接一個在我眼前跑過，我捕捉，我書寫，很怕它們跑遠消失。

我終於明白，為何沈從文要離開湘西鳳凰，才能寫他的從文自傳。

過往的世界遺棄了我，我卻在文字裡重新拾起。

World lost, words found.....

——鍾怡雯

N 978-957-522-708-1



9 575 22708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野半島／鍾怡雯著．-- 初版．-- 臺北市：
聯合文學，2007〔民96〕
232面：14.8×21公分．--（聯合文叢；395）

ISBN 978-957-522-708-1（平裝）

855

96011950

聯合文叢 395

野半島

作者／鍾怡雯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陳維信

執行編輯／蔡佩錦

編輯／林佳慧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吳如惠 鍾怡雯 蔡佩錦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 轉 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政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3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7年7月 初版

2007年7月15日 初版二刷

定價／250元

copyright © 2007 by Yi-wen ch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野半島

●鍾怡雯／著

目次

Contents

【代序】北緯五度……………鍾怡雯 008

輯一：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018

他以為他是一首詩……………022

無所謂……………025

什麼都不說……………029

逃亡者……………033

一家人的夢……………037

聲氣……………041

鍾氏出品……………045

埋葬自己……………049

前世的胃……………053

不做生日……………057

陽光不到的角落……………061

腐爛的公蕉……………065

難過的晚餐……………069

長大的故事……………073

親愛的……………077

我轉來了……………081

信耶穌得水牛……………085

流失的詞……………088

明日黃花……………092

輯二：那些曾經存在的

從夢裡爬出來……………098

黃昏的幻影……………102

暗影搖動……………106

鐵打的身體……………110

野蕨之夢……………114

依然蕉風椰雨……………118

絕色……………122

親愛的阿拉……………126

別嫁馬來人……………130

完美的信仰……………134

吉寧之家……………138

我們的青春……………142

錯過的那場舞會……………146

拿督公之家……………150

男人味……………154

摸黑上巴剎……………158

捱日子……………162

藏的本事……………166

那些曾經存在的……………170

輯三：在那遙遠的地方

女生的願望	176
老大的質地	180
村兒們	184
早餐和馬桶	188
紗籠與繩子	192
請往生淨土	196
野睡的滋味	200
虐待舌頭	204
難以承受的酸	208
原始人的食譜	212
在那遙遠的地方	216
天這麼黑	220
錯過	224

Wild Malaysia



〔代序〕

北緯五度

鍾怡雯

1

我從沒算過命。從前系裡一位同事擅長紫微斗數，家傳三代的算命之術具有精準的爆破力道，那神準和幽微，給算過命的人巨大的衝擊。命運被破解，個性被摸透當然令人震撼，那是老天掐在手心的祕密。人，而且是關係那麼遙遠的人，怎麼憑一張圖就能探得自己的天命？我的同事是好好先生，只要有空，來者不拒。他算過許多學生和同事，獨獨拒絕我。妳不用。我不死心，為什麼為什麼的老是逼問。直到這位聰明的好好先生離職，我始終沒得到正式答案。他總是用各種理由推搪。他不算我的命，而且不肯給理由。我對算命其實沒那麼強烈的好奇，倒是對不算我的命這事很感興趣。為什麼？

那是八年前，他還沒離職。現在即使他主動開口，我也不想。這幾年來，我

看到命運一點一點現形，失眠的時候，跟家人講電話的時候，處理事情的方式和情緒反應，諸如此類，點點滴滴。現形的命運跟自由有莫大關係。是的，是自由決定了我的命運。決定了，現在的我。我不需要算命，我的命運不要在他人口說出，我要它在我的眼底現形。

高中時離家半年，因為受不了家的管束，受不了油棕園把我當犯人一樣囚禁在無邊無際的綠海，受不了溺斃和窒息之感，遂成為逃家的人。父親在家族裡找不到前例，找不到應對的方式，他最恐懼的，大概是不知道如何給他父親，我的祖父一個合理的交代。說到底，傳統華人家庭長大的男人對叛逆女兒無法可施。女兒竟然這麼難搞，尤其是大姊作的壞榜樣，底下那五個妹妹是要怎麼教？唯一的兒子怎麼辦？

當初我的反抗其實很單純，我嚮往油棕園以外的世界。我不要被綁在家裡。

父親不理解他這輩子的痛苦來自祖父有效的教導，聽從，順服，鍾家斯巴達式的家規。祖父的痛苦來自曾祖母的遺傳，如果我當乖女兒，那麼，我的下場就跟父親一樣：他嚮往自由，卻聽從順服祖父，遺傳曾祖母的瘋狂和極端，這些條件的組合成為父親的宿命。唯一一次的叛逆，是離開錫礦湖離開老家南下自立門戶。祖父罵了幾個月，說他沒出息，比不上坐寫字樓的大姑丈，也不如當警察的二姑丈。做粗工哪裡做不都一樣？跑大老遠幹麼？

那年父親二十九歲，祖父藉酒罵人，酒後瘋言其實是內心話，他打從心裡覺得這唯一的兒子沒讀到書沒路用。父親離家是忤逆他。母親爲此很不諒解祖父，他看不起妳爸，看死他一輩子不會賺錢，妳大姑丈坐 office 毋使曬太陽，二姑丈做馬打（警察）威水，轉來就買洋酒給他喝，妳爸沒鑄。哪有阿爸看不起自己仔喔！祖父早就返唐山跟列祖列宗團聚去了，母親說起來還是怒氣沖沖。

父親的自由意志可以伸展的空間那麼小，因爲他沒讀到書，因爲祖父要一個孫子。父親也想要吧，基於養兒防老的安全感，或者無後爲大的老觀念。身爲獨子的他連生六個女兒還有勇氣再賭一個兒子，以他的薪水和能力，七個小孩實在超出太多太多。我的農曆生日隔天，小弟出生當晚，從醫院回來的父親開懷痛飲。他舉起啤酒杯跟來賀喜的鄰居說，等了十二年，這個兒子。到底在慶幸喜獲姍姍來遲的麟兒，還是如釋重負，冷眼旁觀的我很想知道。

反正，應該，不會再有小孩在我們家出生了吧？其實我有點不確定，很怕有賭博記錄的父親把賭性用在生兒子上，再兩年又妄想多賭出個兒子。那時候我十四歲讀初二了，還有小嬰兒出生可真的有眼睜。那些八卦鄰居的嘲笑和嘴臉我真是受夠了。還好沒有。母親生小孩生怕了，何況她的身體狀況不允許。整個華人社會都要男生，難道沒女人男人們自個兒能繁殖嗎？堂嬸連生七個女兒，生到後來簡直把產房哭翻。馬來助產婆很疑惑，我們馬來人很喜歡女兒的，多生幾個可

以陪父母，兒子整天往外跑，有什麼好？

就是不好。從母親和堂嬸的激烈反應就知道。當年生在鍾家的女兒，尤其不好。

2

從小我就喜歡往外跑，從新村、小島到油棕園，外面的世界永遠比較美。母親說我是野鬼。豈止，我還是孤魂哩，非常喜歡獨處。馬來助產婆說的話不準，女兒也有像我這種愛冶遊的。我筷子握得高，快握到尾端去了，預言日後的遠走高飛。母親說女兒早晚要嫁，反正不住家裡，嫁遠嫁近沒差。筷子握高握低她不在意。高中沒念完我就想離家，跟父親激烈爭吵後把話說絕了，雙方都沒留餘地和退路，不得不走。

還好有那次的重要經驗作指標。離家的好處是，距離產生美感，跟父親沒有短刀相接，再見面時雙方都收斂客氣許多。短暫的離家經驗讓我打定主意，高中畢業之後，無論如何，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要走遠。最先想去倫敦。家裡沒人贊成，祖父知道我要喝洋水很光火，罵得昏天暗地。妹仔早晚要嫁人，讀那麼多書做什麼。沒頭腦呀妳，去做工搵點錢，幫吓妳爸養幾個弟妹。罵完我訓父親，祖

母沒有例外也被颱風尾掃到。祖父才是一家之主，他是太上皇。

只好作罷。當時連我都不相信倫敦去得成，那麼貴那麼遠，比夢還飄渺。那麼，台灣總可以吧！機票錢不多我自己打工就有了。只買單程，我硬下心腸，打定主意沒錢回家就飄泊異鄉，沒什麼大不了的。父親希望每一個女兒都獨立自主，我們家姊妹從國小就會自己跑銀行，開戶存款或領錢，管理自己的獎學金或紅包。國小三年級我跟妹妹三人坐火車去新加坡找三姑，住了快一個月再安全回到油棕園。六年級再跟兩個妹妹坐八九個小時的火車北返萬嶺老家看祖母，連祖母都說，妳爸這麼放心啊？小人走按遠他都不怕？大妹國中畢業跟三個同學自助環島旅行，用少少的錢走遠遠的路，父親二話不說就放行。他對小弟比較有意見。女兒當兒子養，兒子當女兒管，不知道小弟有什麼感想？

從小出慣遠門，我不在乎走得更遠。當時對台灣一無所知，一心一意想離家，如果有人提供免費機票，非洲我也去。我的成績文商組全馬排第八，第一志願填下有公費可領的「吃飯大學」，省吃儉用應該不愁生活。很多年後妹妹才透露，當年我偷偷出國，不知情的祖父把父親罵得慘死。妳爸每天唉長唉短，妳媽也是，妳妹妹快煩死了。小妹提到這事，邊說邊嘆氣，當時她才小學三年級。阿姊妳不記得囉？那天妳要走，只有媽跟我坐JCB把妳送到火車站。妳提一個很大的皮箱上火車，都沒有跟我們揮手，好像不想回來了。

我不記得。為何小妹記憶如此深刻？為什麼我偏偏忘記離家細節遺失關鍵時刻？我只記得在新加坡樟宜機場上機，那個大皮箱如何提上公車，再坐火車，過新柔長堤，我又是怎麼一個人把它拖到樟宜機場的，這些那些，竟然徹底在我記憶消失。看起來像刻意遺忘。我要再多一點細節。小妹很訝異反問，真的假的，妳一點都不記得？

可見我有多麼想離家。老天爺也希望我走。出國前從沒中過彩票的父親中了馬幣五千元，他給我三千，那是我高中畢業之後，唯一一次伸手要錢。爲了自由。父親不知道那三千元對我的象徵意義，那是自由的本錢，日後他跟女兒得以彌補裂縫的代價。若非遠走，我們的摩擦大概會讓彼此體無完膚，老在淌血的傷口會流膿出水，新傷舊傷反反覆覆永遠好不了。最後，成爲殘疾。

幸好。

父親把一疊沉沉的馬幣放到我手上的鏡頭，多麼歷史性。我凝視，我低頭，對命運合十。

3

時間和空間拉開距離。因爲離開，才得以看清自身的位置，在另一個島，凝

視我的半島，凝視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疏離對創作者是好的，疏離是創作的必要條件，從前在馬來西亞視為理所當然的，那語言和人種混雜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層疊的暗影，產生象徵的意義。那個世界自有一種未被馴服的野氣。當我在這個島凝望三千里外的半島，從此刻回首過去，那空間和地理在時間的幽黯長廊裡發生了變化。鏡頭一個接一個在我眼前跑過，我捕捉，我書寫，很怕它們跑遠消失。我終於明白，為何沈從文要離開湘西鳳凰，才能寫他的從文自傳。

有時我只看到時間的摺痕，在摺痕裡看見難以改變的宿命，來自遺傳和血緣。譬如頭瘋，看見了也無濟於事。我們家代代皆有crazy之人，馬來文crazy指瘋子。瘋狂的基因是鍾家的遺傳，從廣東南來的曾祖母吸鴉片屎，她本來就個性古怪，祖父和父親都得她幾分真傳；我的表叔從青年起便關在「紅毛丹」（瘋人院）關到現在，上回出來後把他老爸鋤死，沒人敢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再放他出來；三姑在我小學時住過精神療養院。大姑的獨生子，我那長得像混血兒的萬人迷表弟，二十歲出頭便進了精神療養院，十幾年時好時壞，大姑心疼唯一的兒子，千里迢迢把他送到澳洲醫治。兒子的病沒好轉，反倒是她在六十二歲之齡得了憂鬱症。二姑就更別說了，一家四口簡直被下降頭一般。她三十歲左右出車禍之後精神狀況不穩定，五十歲鬱鬱而終。如今她的兒子也是，唉！

這種隱形的威脅讓人很沒安全感。生命的陰影無所不在，即使逃到天涯海